



2024年8月7日,拍摄了一年有余的纪录片《岁月未蹉跎》杀青了。杀青,原本应该标志着一部影片拍摄的结束,但这次感觉不同,我想,这只能算是一个短暂的休止符吧。

一年的拍摄中,我们走遍了贵州9个州市,父母年轻时所踏足过的地方,几乎全部走访了一遍。一路上有很多感触,不过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这篇文章的标题——每个人都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我出生1979年,正好是父母作为知青来到贵州的10年。我们全家又在我10岁那年回到上海。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贵州只属于童年,留下的都是儿时美好的回忆。而对于父母插队的往事,20世纪80年代在贵阳工作的经历,其实是朦朦胧胧的。这次拍摄让我对父母的人生经历有了一次深入的了解。最开始,妈妈对我这次拍摄是排斥的,用她的话说,一走到插队待过的地方,就想起那时候的苦日子,没必要、不想回想

每个人都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

叶田

那时候的事情。但是我说,现在是“有必要”的时候了,因为我的纪录片需要,不但要您和爸爸回忆这段经历,我们还要去实地走一走。妈妈是被我软磨硬泡万般无奈才答应去的。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当他们两人走进谷陇岩英村,真的看到当年修建铁路住过的地方时,整个人的状态都变了。爸爸指着一块空旷的玉米地,煞有介事地一个一个位置指给我看当年工棚搭建的位置,他住的是从右边数过来的第三个……在我眼里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在他眼里已经变成了1970年热火朝天的铁路工地。沿着村后的小径没走多远,妈妈一眼就看到了路边那口水井,她跑过去蹲下洗漱,就像回到了年轻时候的样子。他们两人在岩英村这里指指、那里点点,就好像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般,有说不完的话想要叙旧。1970年,他们从插队落户的修文县出发,前往黔东南修建湘



黔铁路。在这里整整待了两年。也是在这两年里,他们从相知到确定了恋爱关系。湘黔铁路岩英段,群山环绕,以70年代的建设水平,施工难度巨大,没有盾构机,山洞只能靠人力开凿。更多的路段,铁路需要依山势修建,也就形成了今天俯瞰起来蔚为壮观的“岩英大拐弯”。为了修建这段十多公里的铁路,光是知识青年,就组织了1万多人。但是,他们当年并没有看到修建好的岩英段铁路,在铺好路基后,就被调回了修文。今天,在我的航拍监视器上,他们才第一次看到了“岩英大拐弯”的全貌。砂锅寨是爸爸插队落户的知青所在地。他最早的小说《高高的苗岭》《蹉跎岁月》都是在这里创作。今天从贵阳市区开车到砂锅寨,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可在当年要花上大半天时间。寨子里家家户户盖起了二三层楼的住宅,已经没有了20世纪70年代的模样。村里保留了爸爸当年住过的土地庙,还在广场上竖起了一块知青纪念碑。爸爸插队的那些年里,寨子里的知青一个个离开,有的人伍进了部队,有的回了上海,有的调进了省内的工矿企业,妈妈进了六级电站工作。渐渐地,寨子里的知青只剩下爸爸一个。远离家乡,没有朋友、亲人,看不到未来方向,孤身一人远在异乡的感觉,相信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也同样能感同身受。但就是在这样的境遇里,他却创造了人生的奇迹,《高高的苗岭》被导演谢飞改编成电影《火娃》,《蹉跎岁月》被改编成了同名电视剧,各地记者纷纷来到贵阳,寻找这个名为“叶辛”的知青,这让砂锅寨也不大不小地火了一把。凡此种的故事,在爸爸身上还有很多,几乎每到一处,他都能讲出自

毛时安先生又要出美术评论集,嘱咐我写点文字,算是“序言”,我很惶恐,一来我是晚辈;二来我极少写文艺评论,因为我不擅长,更何况这是对文艺评论的评论,至少已经是隔了两层,更是不知如何措手。毛时安先生对年轻一辈很是关心,在我人生的几个重要的转折点,他都会主动地向我提出他的想法,非常真诚,关键是每次都能说到我心里,使我如沐春风。所以在我心里,他是一个真心真心、平易近人的老暖男。所以就看在这份情谊上,我也没法推托。今年是毛时安先生从事文艺评论50年,一个人把50年的生命时光献给文艺评论,值得钦佩。书名《观潮》。50年来,他一直坚守在上海和中国文艺创作的前沿。他始终是个“在场者”,目击且记录着美术和艺术随着时代的潮起潮落。他同时还是一个“弄潮儿”,直接卷入新时期、新世纪、新时代的艺术大潮中,亲身参与、策划、组织了上海的许多重要艺术项目和艺术事件,就美术展览而言,如始于1986年的《海平线》双年展、京沪《精神与品格》油画展、上海双年展等,不一而足。作为美术评论家,他对上海美术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这为他的评论提供了坚实且宏观的实践美学基础。《观潮》有个副标题“新海派美术评论”。所谓“新”,一是新在所评论的艺术家,都是新时代艺术的代表人物。《观潮》目光所及,从新

己和当地的故事。他今年75岁了,回看他的一生,正如纪录片的名字——岁月未蹉跎。当年以为被蹉跎掉的岁月,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留下了它的痕迹。这是他们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也为贵州留下了一笔文化财富。同样没有蹉跎的,还有贵州。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有万桥飞架的交通网络、拔地而起的万丈高楼、风景宜人的美丽乡村,还有后浪推前浪、辈出的文化人才。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在惠水潜心经营书院的刘学文,他把阅读实实在在地带入了乡村;将传统民族舞和现代舞相结合的舞蹈家马宏志;在安顺牛蹄关潜心绘画的年轻画家文龙……拍摄过程中,我们有意无意地与他们产生了奇妙的交集,纪录片的内容也因

海派大家程十发、贺友直、方增先、陈家泠……到新一代领军画家陈琪、乐震文夫妇、何曦、鲍莺、杜海军……所有这些,构成了上海现当代美术鲜活的素材,构成了新时代新海派美术史的主旋律,为今后书写海派美术史提供了一份甚为宝贵的现场记录。二是新在他的评论理念和评论语言,总是带着不同

夏末秋初的熏风

陈翔

于国内其他地区美术评论家的浓郁的新海派风格。所以,书名中的新海派既是指评论的客体对象,又是指评论者主体本身,一语双关。

读毛时安先生的文章,总会被我其中洋溢的激情打动,在优美流畅的文字间,跃动着他那澎湃的思潮,时而汹涌,时而温婉,牵引着读者的思绪,随着他一起经历心灵的跌宕。他视野广阔,思想锐利,观点明晰,激情洋溢。

毛时安先生对于各种文艺样式都有涉及甚至研究,这一点,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我自己熟悉的绘画艺术领域,他的很多评论还是很有针对性,也很有专业性。他总是从具体的艺术家、具体的艺术作品,从艺术规律出发,而且他的文字有一种魔力,能让读者不知不觉就跟着他的思路走。譬如评连环画大师贺友直《艺术家的生命底色》的文章最后,

他写道,“他来自民间,画着最通俗的小人书,但有着一颗高尚的热爱生活的灵魂……和他有过交往是一种幸运……”言有尽而意无穷,表达了一个晚辈对前辈的敬仰和思念。

文字是语言的凝练,文字影响人的思想;而写作者的思想形之于文字,是一个化繁为简、高度集约的表达。毛时安先生的文字技巧使得他的文章有一股可以清楚地感受得到的情绪流淌。他对上海新一代海派画家情有独钟。在《五光十色的表象与印象》一文中,对当代城市化进程中的新海派年轻画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这种情绪包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神圣的文化使命感和深沉的思想时代感。

同时,他坚持在文章中阐发自己的观念,为艺术的价值而大声疾呼,不管有没有读者和听众。

毛时安是一位极富激情的文艺评论家,激情使得他的评论更加犀利,更加具有感染力。一如这夏末秋初的傍晚,下班路上,我驾车在开往市中心的一众车流中,天边乱峰堆叠的云层里,晚霞灿烂夺目。打开车窗,迎着熏风,听着单声道的音乐,感慨总有一种为艺术而跃动的情愫穿越时空,萦绕在心头……

(本文为毛时安新著《观潮:新海派美术评论》序节选)



只为妃子笑 哪管黎民哭
长生殿·进果
(设色纸本) 朱刚

他们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丰富。朋友问我,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爸爸妈妈拍了一部纪录片,又没经济收益,甚至可能没人愿意看这样的纪录片,你觉得值得吗?我说,这是我从业以来最有价值的一次拍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他又问我,你是一个导演,当然有条件拍纪录片,我们普通人怎么办?我说,找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拿出你的手机,把它架在支架上,请父母坐在你的镜头前,倒上一杯清茶,让他们回忆自己一生的故事,这就是纪录片。

只要不下雨的夜晚,我总是愿意走出屋子,走进这片小树林中。水杉树、香樟树、桂树和一些杂树组成了林子的居民,它们都是我沉默的朋友。在林中散步时,仿佛进入了一个秘密的巢穴,外面的车水马龙与我毫不相干。

林间树木恣意生长,香樟树飘摇于众树之上,俯视路旁的六层楼房,那里的点点灯光演绎着一个个小家庭的生活。树有树的家族,它们在不远处相倚而立。香樟树在地灯照射下,碧玉般的叶子沿着树的主干层叠而下,仿若天然的旋转楼梯。树群间巨大茂密的树冠相互连接,让人陷入一种迷惑,仿佛卡尔维诺笔下那位“树上的男爵”,随时会从他的自在府邸,踩着绿色的悬梯盘旋而下。穿过香樟树群,水杉树伸出枝丫,把天空围成一圈深蓝,月光聚拢在一起,似一汪明亮的水流,小虫在林间此起彼伏地唧唧鸣叫。

踩在石板路上,往前走一步,月亮就跟着走一步。一片银辉之下,夜空呈现出玉石样的斑纹,月亮一时穿过云层,一时又被云朵遮住,好似一个玩不腻的游戏。风中传来迷迭香的香味和巢中夜鸟的叽咕啾语。

在我老家的俚语中,云朵不叫云朵,叫云章。云起时,不知从何而来,云散时,也不知归何而去。夜色中的云层在天穹中铺展,好似贝壳在月色下的反光,在流光溢彩中逐渐变换形象,“云章”这个称呼实在深有涵义,似乎云确有它自身的章法和文句。以天空为卷轴,云层不断衍生出新的形象和意义。只是抬头看云的人实在不多了,人人都匆匆地赶着脚下的路,忙着眼前的事。

这些年,我有幸采集到云章的片言只语,比如云线交叉横过天空之美,比如暮云藏金逐渐隐退之幽,有时它们行文如鱼鳞,有时巍峨如城堡,有时泼墨似浅山,有时如帆过碧波。

我怀念远古的流浪诗人,荷马懂得海和风的语言,也一定懂得破译云的语言。那个嘴里衔着树枝,喃喃低语的流浪汉去了哪里?他喜欢对着日出方向边唱边舞,对着碧绿的河水发表古怪的演讲,倒映其上的云是他的听众,说不定他懂得云的奥秘。风吹拂着小树林,一切草木深陷于夜晚黑色绸缎的褶皱之内,处于半梦半醒的困倦之中。银色的谷粒撒满了夜的幕布,渐渐合而为一,万物纷纷退回到黑暗深处。

在我的林中空地,我有幸被照亮,也被隐藏。

我的林中空地

陈志艳

他们的出现而变得更加丰富。朋友问我,你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为爸爸妈妈拍了一部纪录片,又没经济收益,甚至可能没人愿意看这样的纪录片,你觉得值得吗?我说,这是我从业以来最有价值的一次拍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为父母拍一部纪录片。他又问我,你是一个导演,当然有条件拍纪录片,我们普通人怎么办?我说,找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拿出你的手机,把它架在支架上,请父母坐在你的镜头前,倒上一杯清茶,让他们回忆自己一生的故事,这就是纪录片。



扫一扫,看视频

前段时间,为了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期间让村深月的签售会流程安排,我和编辑部的小伙伴绞尽脑汁研究了好几天。从签书总数、排队方式,到每人签几本、是否准备号码牌、是否能够合影等细节问题,根据天气、场地、作者体力等因素,探讨了不同方案的优劣。还请教了经常参与小剧场签名的同事,参考了友社签售活动的规则,这才最终敲定了活动方案。

毕竟自己原本也只是一个对作家充满憧憬的普通读者,如果能有幸参加签售,也希望一切井然有序、不留遗憾。长吁一口气的同时,一种身为编辑的自豪感像柔软的肥皂泡一样在心中膨胀起来。

获得签名本,应该算是作为图书编辑的职业福利吧。除了社内签约的作者,每年奔波于各地大大小小的书展和版权会,还能以职业的身份认识许多其他社的知名作家,甚至有机会一同喝茶、用餐,在更加轻松的环境里了解他们日常生活中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只要勇敢一些,还可以合影,或是将自己

对作品的喜爱、疑问当面提出与作者直接交流。所以,编辑怎么不算是一份幸福的工作呢?更何况,仅莫言老师亲签书,我就已经收集了好多本。刚入社的时候,正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莫言作品典藏大系》的出版工作,书顺利印好之后,得知莫言老师会给编辑部的每个人都准备签名本,大家都高兴坏了。那之后,每年我们都要出版不少莫

一批签名本。去年集团通知参加东京的版权会,我立刻想到之前出版的《生命式》的作者村田沙耶香就在东京,正好可以去拜访她,请她签一批书。相信很多人会问,去外国找作家签名,难道要带很多沉甸甸的书吗?我也是做了编辑才知道,其实只要把印好的扉页那几页带去签名就可以了。签好之后,再交给印刷厂装订,所以有些售卖的签名

千万要给自己选一个笔画少的笔名。比如阿来老师,每次参加活动签售,队伍都排得看不见尾,即便他的右手臂早年受了两次重伤,签起来还是非常迅速。刚入社的时候,我还听说了几则轶闻,其中包括去年去世的德国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2016年,瓦尔泽来上海举办新书分享与签售,在可以文化的办公室做客,已经89岁高龄的他一口气签了几千本书。虽然签到手酸,他还是很开心,满是对作品的自豪,以及对中国读者的喜爱。

作者的签名不仅仅是写在纸面上的几个文字,更是读者和作者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集,是一段美好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发意识到这份工作的意义所在——能够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纽带,让那些打动人的文字成为人们鲜活的人生的一部分。

作者签名赠书,读者买书求签名。每本签赠书的背后,注定有一个故事。请看明日本栏。

言老师作品,再加上筹备分享会、直播,以及业务的拜访等等,有了更多和莫言老师接触的机会。由于我请莫言老师签的不是本名而是网名,后来终于见到他本人时莫言老师看看我说:“原来你就是那个兔二。”不过,作为图书编辑,与书籍和作者之间建立的联系远不止于热爱与欣赏的层面,或者用更加直接的话说,大概就是不能只想着自己谋福利。

由己推人,不论是在图书出版或是业务拜访时,现在都会考虑请作者准备

本也是崭新且有塑封的。和日方出版社反复沟通之后,我带了500本书的扉页飞往东京。村田老师写的小说那么惊悚骇俗,本人却是非常优雅和腼腆,说话也很温柔。得知我是责任编辑之后,还在我给的签名旁边画了小涂鸦。当天下午村田老师整整签了3小时才签完500份扉页,可能也是因为她的名字有五个汉字吧。

签名确实是一个大工程,所以想要成为作家的诸位,如果不用本名的话,可

读者和作者在时间空间的交集

睢静静

十日谈

签名本的故事

责编:郭影

读者和作者在时间空间的交集

睢静静